

历史漩涡里的重臣

——李鸿章人物个性分析

□ 薛 婷

[摘要] 在国际政治风云变幻、清王朝大厦将倾的19世纪后期,李鸿章作为晚清第一重臣影响着中国的内政外交。李鸿章的个性体现在其自身的矛盾性,主要表现在腐朽与开明的矛盾以及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矛盾。而这种矛盾性正是晚清社会在李鸿章身上的形塑。

[关键词] 李鸿章 个性 矛盾

“自李鸿章之名出现于世界以来,五洲万国人士,几于见有李鸿章,不见有中国。一言蔽之,则以李鸿章为中国独一无二之代表人也。”^[1]在他的生前和死后,人们始终对他褒贬不一,有的人给他戴上“东方俾斯麦”“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桂冠,有的斥责之曰“李二先生是汉奸”“乱世之奸雄”“晚清屈辱外交的代表”。正如梁启超“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人们对晚清这位重臣“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也属正常。本文无意评判李鸿章的功过是非和历史定位,而重在对他这位影响时务进程的晚清第一重臣作一个性与思想的分析。

他相貌堂堂,满腹经纶,思锋敏锐,巧善辞令。既傲慢清高又忠诚仗义,既阴险狡诈又锋芒毕露,既争强好胜又忍耐宽容,既冷酷蛮横又温情脉脉——他集东方人性格中所有特征于一身。^[2]建海军,造炮舰,开矿山,通火车,派遣留学生……暗沉沉的大清帝国涌进来的每一缕新鲜空气都与李鸿章这个名字紧紧相连。《马关条约》《辛丑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也同李鸿章这个名字紧紧相连。李鸿章不仅为“为中国近四十年第一流要紧人物”,在19世纪后半期的国际政治中,也当属一重要人物。观其四十年所言所感与所作所为,不难发现李鸿章性格的矛盾性特征。本文试图从其性格与外交思想上探究其矛盾性所在。

一、腐朽与开明的矛盾

李鸿章是清王朝的忠臣。他出身于崇尚宋学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从而成长为纲常名教的信徒。身居高权重的朝廷要职,李鸿章与其他官宦无太大区别。他“持才傲物”,吹嘘大清“天下”者,“舍我其谁”。对同僚倨傲不恭,对部属动辄训斥,对洋人“尤轻侮之”。这种自信自大的心理也正是晚清社会的普遍心理,映射出中国文化心理上的自负,这种自负又构成了一种封闭的心理。这在一定程度上昭示着庞大的晚清帝国将走向没落。李鸿章性格中的腐朽还体现在其作为一朝官员,经营自己的实力与维护自己的利益成为其为官的重要目的,血腥镇压太平天国到甲午战争保卫军舰无一不反映了这一点。李鸿章性格中腐朽的一面注定了他在对列强的认识是不深刻的,在对待列强的态度上是不坚决的。

[作者简介] 薛婷(1989-),女,江苏常州人,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本科生。福建厦门 361005。

即使如此,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李鸿章作为封建官宦,其自身又有着开明的一方面,这主要体现在其鲜明的时代感。李鸿章对时局的明确看法,就是著名的“千古变局”的命题。在这种时代感背后,呈现出李鸿章的开放性思维。从办“洋务”而非“夷物”到遣使出洋和派遣留学生,可以看出李鸿章的开放性。当然,最为历史所铭记的,当属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的洋务运动。在以礼仪制度为基础的传统对外关系体系土崩瓦解,而顽强彻底的抵抗在腐朽的晚清时代也成为不可能的情况下,洋务派所采取的第三条道路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他们所作的努力是中国第一次主动的对外开放,也是第一次走向近代化的试探,其历史地位不容忽视。

李鸿章人生旅途,跨越道、咸、同、光四朝,出将入相,“坐镇北洋,摇直朝政”,涉及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苑书义在《李鸿章传》中称其为“过渡时代过渡性人物”,他身为清朝“柱石重臣”,根植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所言所行往往新旧纷呈、中西杂糅,“开拓”与“因循”、外则抗争与妥协并存,因而有些顺乎时代潮流,有些阻挡历史车轮。^[3]

二、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矛盾

李鸿章长期跻身于晚清“外交第一要冲”,时人称之为“一生功过在和戎”。他的对外政策基本内容为“和戎”(对外主和),主和即不轻言战争,“守定条约”,“坚守约章”,通过谈判寻求解决中外争端。对于主和的原因,李鸿章的理由在于:其一,中外实力对比悬殊,如果“轻言浪战”,只能是“暂胜必终败”,盲目抗战,只能导致“和局翻一回,更坏一回,求如前约之粗疏而不可得”。其二,变法自强需要时间,需要和平之环境。自强是“为国家筹久远之计,岂不知费巨而效迟”。其三,列强的对华目的,不是欲占领中国土地,而是利益。他说:“洋人图我者利也,非真欲夺我土地也。”其四,李鸿章认识到国际法已经成为现代国家间的重要队则,应该利用国际法维护国家利益。他说:“西国公法,以两国订立条约为重。”李鸿章的“和戎”以“自强”的政策说明其看到了一个国家的实力在国际社会中的重要地位,而他在洋务运动中的努力以及其为国富强的决心

也正表现出现实主义的外交思想。这一点在其对待属国的政策上更是一览无余。(李鸿章在属国问题上,以现实主义的政策取代“天子守在四夷”的传统观念,一切以宗主国的本身安全和国内战略为出发点,主动放弃了琉球国与越南,后者与日本兼并;在朝鲜问题上,“以夷制夷”。)李鸿章的政策与投降政策的本质区别在于“力保和局”策略是被置于“变法自强”的“久远之计”的战略之下,至于他一味迷信和平外交这和他对列强的本性认识不足有关,和蓄意投降没有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现实主义外交战略,又充满着理想主义的色彩。^{[4][P231]}他低估了列强的侵略野心,特别是日本和俄国对领土的扩张要求,同时又高估了国际法在调节中外关系中的作用,这种“韬光养晦”的理想主义注定了其一切外交努力都最终付诸东流。李鸿章外交思想中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矛盾在“和戎”外交中尽显出来,他亲手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阻止了中国在与列强的一味拼杀中走向全面崩溃和全面被殖民化,却又将中国一步步拖向半殖民地的深渊。

三、小结

处在历史漩涡中的李鸿章是矛盾的:他的出生就打上了封建的烙印,但却在时代的历练中思维逐渐开明,他清楚地知晓国家实力的重要意义,却又理想主义地对列强抱有幻想。李

鸿章的矛盾注定了其在历史大潮中隐去。他的这种矛盾性格可以从晚清的历史大环境中找到解释。在晚清的这场历史漩涡中,一方面中国社会继续在逐渐腐败的封建王朝中继续沉沦,另一反面国门打开使得西方的一切得以进入中国。这种社会的急剧转变痕迹在李鸿章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然而,对于晚清中国蒙羞受辱的责任,叫一个人或几个人承担是不公正的。李鸿章的悲剧在于,他试图解决的问题实际上超越了一个人乃至一代人的能力。正如李鸿章自己所言,他不过是个“裱糊将”,面对清王朝这件“破屋”“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而一旦“爽手扯破”“自然真相败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将又何术能负其责”?^[5]

[参考文献]

- [1]梁启超.李鸿章传[M].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09.
- [2]王树增.1901年:一个帝国的背影[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
- [3]苑书义.李鸿章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4]李扬帆.走出晚清:涉外人物及中国的世界观念之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5]吴永.庚子西狩丛谈[M].长沙:岳麓书社,1985.

(实习编辑:韦丹丹)

(上接第77页)

势宗教群体即使在遭受排挤的苦难时期,也不曾遭到国家层面的法律歧视,这也是他们能走过风雨飘摇的重要原因。

宗教世俗化是美国宗教多元化的直接动力。在宗教世俗化的过程中,美国宗教的社会价值得到了体现和升华,不同宗教信仰的移民来到美国后依然需要宗教,但是他们坚持自己原来的信仰。简而言之,宗教世俗化对美国宗教格局的发展形成了两种影响:就宗教内涵而言,世俗化使宗教成为西方文化价值的浓缩和升华,就现实意义而言,世俗化的宗教直接切断了教会与政权之间的纽带。紧随现代化进程而出现的宗教世俗化并不是一个斩断过去的传统价值的过程,其特征也不是上帝观的消失,而是上帝观的转化。上帝观不但是维持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巨大力量,是连接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有力纽带,而且还成为了西方文化发展的中心环节,成为这种发展方向的浓缩和升华的反映。宗教世俗化的结果进一步拓展了宗教在文化层面的意义,不同宗教派别之间在神学意义上差别逐渐缩小,而其社会作用却在渐进中趋同。与此同时,政教分离原则使教会失去的不仅仅是宗教权威,还有更为重要的政权支持。教会不再从政府得到任何经济上的支持,必须完全依靠自己吸引更多的信徒,以获得足够的运转经费。因此,以往那些没有得到政权庇护的非主流宗教就拥有了公平竞争的机会,通过教徒的经济实力以及社会地位的上升而扩大教会的社会影响力。20世纪天主教、犹太教跻身美国主流宗教就是典型范例。

无论是非欧洲移民宗教还是新兴教派,都推进了美国宗教多元化,这种多元不同于主流宗教中的多元,而是完全超越了“圣经-神论”神学范畴的束缚,打开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21世纪的今天,宗教多元化的趋势正在美国社会继续着,不同信仰者之间的宽容度在美国也有了显著增加。21世纪的美国人不再认为单一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宗教体系能够作为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的唯一标准,而是认为多元化的宗教广泛构成了一个美国社会意思上的“上帝”,这成为美国文化中的共同价值观。

[参考文献]

- [1]卓新平.宗教与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 [2]何光沪.多元化的上帝观——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概览[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 [3]雷雨田.上帝与美国人——基督教与美国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 [4]黄兆群,梁茂信.美国宗教史纲[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4.
- [5]张敏谦.大觉醒——美国宗教与社会关系[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
- [6]董小川.20世纪美国宗教与政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7]段琦.当代美国宗教的发展与变化[J].世界宗教资料,1991,(2).
- [8]陈志平,何立.美国天主教会中的主要派别及现状[J].世界宗教资料,1991,(1).
- [9]钱皓.美国移民大辩论历史透视[J].世界历史,2001,(1).
- [10]董小川.美国宗教民族主义的历史省察[J].史学集刊,2002,(1).
- [11]钱奕榕.多元文化对主流宗教的挑战——美国宗教多元化格局的形成与发展[D].华东师范大学,2004.

(实习编辑:韦丹丹)